

上海爱乐乐团在瑞典奏响“和美礼赞”

《红旗颂》在98岁斯德哥尔摩音乐厅奏响

■本报特派记者 姜方

“乐团的处理细致又精确，中国人真的知道如何组织一场令人惊叹的表演，中国的传统乐器也是如此奇妙——一曲唢呐协奏曲《百鸟朝凤》变幻出的音色，让我们都忍不住为之赞叹！观众席里爆发的热烈掌声证明了一切。”有感而发于上海爱乐乐团的专业和中国音乐的博大精深，散场时来自博茨瓦纳的听众朱莉安娜·安吉拉意犹未尽。

当地时间9月22日晚，拥有98年历史的斯德哥尔摩音乐厅内，“上海声音”绕梁不绝。《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和美礼赞”——国庆交响音乐会》隆重上演。指挥家张亮执棒上海爱乐乐团，携手青年唢呐演奏家刘雯雯、青年作曲家龚天鹏共同上演了一场中西对话的音乐盛宴。

斯德哥尔摩音乐厅亦被称为蓝色音乐厅，是每年诺贝尔奖的颁发地。作为中瑞两国建交以来首支登上这座音乐殿堂的中国交响乐团，上海爱乐乐团的到来备受瞩目，演出前一两周1200张门票便一票难求。音乐会当晚开场前，广播里播放着中国民乐作品《步步高》，以热情欢快的音符欢迎中外听众们前来。除了北欧听众熟悉的德沃夏克、勃拉姆斯、老约翰·施特劳斯等西方作曲家的经典作品，还有《红旗颂》等多首或经典或新创的中国曲目。



当地时间9月22日晚，上海爱乐乐团在斯德哥尔摩音乐厅奏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和美礼赞”——国庆交响音乐会》。（演出方供图）

音乐构筑友谊，游子思乡落泪

“为讲好中国故事，演绎上海精彩，我们将老团长吕其明先生的管弦乐序曲《红旗颂》作为本次国庆交响音乐会的开场曲目，这也是《红旗颂》在瑞典的首次公演。另外，还上演了驻团作曲、90后作曲家龚天鹏充满海派特色的原创作品《苏河湾》。”上海爱乐乐团团长

高山峰告诉记者，交响乐交织出的优美旋律充分展示了上海的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演绎出上海文艺工作者对祖国的热爱和对城市的赞美。

此行，龚天鹏还特意将瑞典作曲家卡尔·舍贝格的歌曲《声调》改编成交响乐，这首作品充满着浪漫主义色彩，表达了人们在夜晚时分对音乐的渴望和音乐带来的慰藉，完美契合了乐团此次瑞典行的意义所在——用音乐构筑友谊之

桥，抒写两地文化交流的美好未来。作为中国驻瑞典大使馆重要的庆祝国庆75周年主体活动，这场音乐会返场上演的交响曲《新时代》主题颂歌显得尤为应景，在场听众在交响乐营造的美妙气氛中恋恋不舍，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优秀作品能登上瑞典的音乐舞台。

“听到音乐会开场前中国国歌奏响时，我的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来哥德车特为赶来斯德哥尔摩，只为聆听来自家乡、来自祖国的美好声音。”查尔姆斯理工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曹慧中，满怀期许地和她的上海同学一起跨越奔赴这场演出。“作为查尔姆斯理工大学的中国学生会主席，我的朋友告诉了我这场音乐会的消息——我觉得不虚此行，因为音乐会展现了我们中国的文化和成就，也分享了我们的和平与爱，还有对瑞典对世界的祝福。”

讲好中国故事，演绎上海精彩

值得一提的是，青年唢呐演奏家刘雯雯与乐团合作的唢呐协奏曲《百鸟朝凤》成为本场音乐会的点睛之笔。她精湛的演奏技艺赢得了热烈掌声，也引发不少海外听众对唢呐这“古老神秘”的中国传统民族乐器的浓厚兴趣。

“她(刘雯雯)在演奏中试图模仿很多鸟的声音，我听见唢呐作了很强的处理，演奏家憋足一口气，让一个音符做出不同层次的变化，并且时间持续了很久——这件乐器所具有的张力实在太惊人了！”之前从未听过唢呐的朱莉安娜·安吉拉表示，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去网上挖掘更多中国传统音乐“宝藏”。

上海爱乐乐团在瑞典的成功演出，也激发了外国听众对“乐之城”上海的兴趣。“乐团的选曲很有趣，演奏质量高。一个月后我就要去上海，如果有机会很想在当地再多听听上海本地的音乐会。”瑞典威特画廊业务发展经理维尼休斯·弗洛里亚尼·马丁斯告诉记者。

年轻的瑞典女孩特丽丝则是和她的中国男朋友一起来听这场音乐会的。“我之前曾经去过两次上海，因为我的男朋友是中国人，他也常常和我介绍上海这座城市的迷人之处。”此次能在瑞典亲耳听到来自上海的声音，特丽丝感到很高兴，她也计划未来和男友再次去他们喜爱的上海旅行。

(本报斯德哥尔摩9月23日专电)

中国美术学院二百余件佳作集结沪上

勾连起中国画学脉百年塑造之旅

■本报记者 李婷

1928年2月1日的《申报》刊出一则招生简章：“中国画系、西洋画系、雕塑系、图案系，第一次招考男女新生”，出自当年创立的国立艺术院(现中国美术学院)。在近百年的学脉中，这所艺术学府与上海始终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

“光华且旦——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作品展”9月20日在中华艺术宫(上海美术馆)开幕。这是中国美术学院近百年来首次全面展现中国画学脉的系统性大展，林风眠、潘天寿、黄宾虹至最新本硕博生的200余件佳作首度整体亮相。

“中华艺术学，未有其时。中国画从来就不只是一个画种，而更关乎民族文化的承继与开拓。”中国美术学院党委书记金一斌说。中国画是中国美术学院建校至今历史最久、底蕴最深且从未间断的教学专业，近百年的成长脉络绘就的是一类画种的学院成长史。本次展览以“学脉”为核心，“时间”为轴线，“学统”为底色，通过四大板块，从经验到学理勾连起中国画学脉的百年塑造之旅，娓娓道来民族性绘画与中国文化建设的紧密关系。

上世纪20年代，风雨如磐，艺术家面对千年变局，思考着国画艺术的发展何去何从。中国美术学院成立伊始，便提出“整理中国艺术、介绍西洋艺术、调和中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的学术宗旨。国画课程同步开设，首任院长林风眠倡导中国画笔墨自身独特性，学习中国的艺术也应以中国的方法为基础。潘天寿提出“一民族之艺术，即为一民族精神之结晶。故振兴民族艺术，与振兴民族精神有密切关系”。黄宾虹在《国画之民学》中表示：“现在我们应该自己站起来，发扬我们民族的精神，向世界伸开臂膀，准备着和任何来者握手！”

领军人物的独到气质成为中国画学脉在此成型的重要起点和核心缩影。随后，大师们集体登场，持续从思想上、制度上、人才上奠定优良基础。其中，不得不提的是：20世纪50年代末，潘天寿提出人、山、花分科的思想，拟定临摹写生的课程结构，奠定了师古人、师造化、进而师心独造的教学体系。

“这一体系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中国画艺者，奠定了国美画派深厚的基础与迭新的人才。国美的国画王牌自是由此兴发的。”中国文联副主席、浙江省文联主席许江说，展览以“临云”“祭风”“觅神”“问道”命名四个部分。“临云”取自《文赋》“志澹澹而临云”，此至高之境献给从潘天寿到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大家一代。“祭风”也取自《文赋》“祭风飞而焱竖”，聚焦仍健在却已退休的一代。“觅神”是一份追求，也是在职业的一代的奋斗实况。“问道”则是青年学生一代的努力，其中亦含国美中国画教学的谆谆要求。整个展览以临、祭、觅、问四种姿态对应云、风、神、道四阶，积极光华且旦的写照。四阶并未有绝对高低，内中却尽含承传的敬意与诚心。

从国美中国画百年学脉中，观众既能看到艺坛几代耕耘者的使命担当，又能领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还能直观体会这所艺术学府与上海的深厚渊源。历史上，潘天寿、黄宾虹、吴茀之、陆抑非、陆维钊、陆俨少等诸位先生，陆续从沪来校任教，其海派美术的特质，更是活跃着许多毕业于我们国画系的优秀校友。“金一斌表示，此次展览在中华艺术宫举办，回应了近百年来上海与国美中国画的相知相和，是名校大城交相辉映的生动实践。

不屈不挠的少年中国心

何方推出最新长篇小说《少年连》填补少儿抗联题材空白

■本报记者 王雪瑛

“只要有一个中国人活着不服，那中国就没有屈服。”“我们死也不能投降，这是我们抗联人的骨气，我们少年连也不例外。”80多年前在北中国的深山密林中，一群少年战士面临着生死考验，他们彼此贴心鼓励，凛冽的寒风呼啸着将他们的铮铮誓言吹向灰暗的天空……这是作家何方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少年连》中动人心魄的场景。这部填补抗联历史上少儿题材空白的作品，让《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感慨：“我们从《少年连》中认识了一以贯之的中国人，中国人主要的力量来源于骨气、血气、家国情怀，和家国情怀支撑起的强大意志力。”

何方出生在吉林蛟河，在长白山下长大，从小就听经历过战火的老人们讲述抗联战士英勇抗日的故事，他从青年时代起开始文学创作，抗联题材就萦绕于心，但他一直没有轻易触碰。在近日接受本报电话采访时，他坦言：“我有两个忧虑，一是我能把抗联战士在恶劣环境下的顽强抗战精神写出来吗？能把抗联战士视死如归的民族气节写出来吗？另一个忧虑是，我从哪个角度入手？”虽然迟迟不敢动笔，但他一直注意搜集抗联老战士的回忆录，阅读他们的口述实录。有一天，他在抗联将领冯仲云的《东北抗日联军十四年苦斗简史》中读到关于少年连的故事。东北抗联共有十一个军，大多数的军都建有少年连、少年营或者少年铁血队。他又读到了《风雪长白山——王传圣回忆录》。王传圣原来是杨靖宇的警卫员，后来担任了抗联一军少年铁血队的指导员。何方心里豁然开朗，知道应该从哪个角度来书写抗联战士。

雪峰丛林中的游击战

1939年底，日寇投入往年数倍的兵力进山围剿抗联，少年连在执行任务中与大部



失联，在冰雪封冻的峰峦间，在风雪交加的山林里，一群少年战士，背武器、爬悬崖、钻密林，随时迎敌日寇；他们点篝火、宿野营，用雪水煮野菜树皮加上几粒苞米无法抵御饥肠辘辘，但是饥寒交迫与围追堵截都打不垮他们的铮铮铁骨，他们以一腔热血和机智勇敢抵抗着敌人的围剿，与日寇展开顽强的游击战。

在有限的少年连真实史料的基础上，如何创作出引人入胜的小说？不是概念化的说教，而是能够与当代读者的作品，贴近历史，沟通当代，必须落在如何结构小说，布局情节线索，如何运用真实鲜活的细节，在环环相扣的情节发展中塑造人物，这真是艰巨的挑战。

作家的想象力和虚构能力是建立在深厚情感与真实材料的基础上的。何方长年收集抗联资料，有东北抗日斗争综述、抗联军史、抗联战士口述史和抗联抗战歌谣。他还找到不少辅助资料，如当年的地图、武器装备、日常生活方面的资料，他不想在细节描写上出现瑕疵。从动笔到最后完成，他用了两年多时间。“我在写作中，有过三次小说结构的重

要修改，初稿的情节线索是少年连与师部失联后，他们选择森林的某处固守，他们如何抵御日寇的诱降，如何解决严寒与饥饿等困难。后来我发现在敌人的追击下，少年连不停变换作战地点，不断作出抉择、被迫转移的情节更加惊心动魄，我废除写好的几万字，重新开写，后来又二次调整情节与人物的处理，找到小说叙述语言的基调。”

学习、健身、追求梦想是新时代少年的生活常态，而在八十多年前炮火硝烟的战争年代，抗联少年战士的生活轨迹截然不同。意外和明天不知哪一个先来的危险，小说故事情节的不断反转，吸引读者一路“追读”，关注着他们的艰险处境。他们接受师长的命令，和严重减员的二连一起下山，到大荒沟敌营搞粮，解决部队断粮的危机；好不容易登上先下山的二连，商量好攻打敌营计划后，二连面临生变，少年连决定独立攻打，有勇有谋地攻入敌营，获得粮食和物资；在撤退途中先遭遇大风雪，后迎敌日寇的袭击，好不容易夺得的物资，又落入敌手，他们顶风冒雪在悬崖边行军，终于甩开敌军追击，赶到预定的师部秘密营地，却发现师部已遭敌军突袭而转移，此后少年连踏入茫茫山林，在饥寒交迫中求生、抗敌、寻找大部队的下落……戴四海无法入睡，他的脑中不时闪过受伤的父亲被鬼子带走的身影；王宝祥将受伤的胡永顺身上带的弹药全搬到自己身上时，才知道他的负重有多么重；宋二虎已经把探路的木杆拿在了手里，曹德亮硬是抢过来自己冒险前行……

危难险境中坚强成长

有评论家指出，《少年连》赓续了当代文学史上少儿文学经典《小兵张嘎》的传统，是新时代续写少年抗战的力作。不同于一般少儿题材作品，《少年连》让读者看到80多年前的少年战士面临严寒、饥饿、生死等极端考验前所展现出的骨气、坚韧与热血。他们是少年

英雄，不是让人仰视的高大全，不是扁平化的人物，而是让人敬佩又心疼的少年。小说在扣人心弦的情节展开中塑造了万长青、刘景福、胡永顺、豆包、朴日松、苗雁来等人物群像，生动呈现少年战士的勇敢果敢，也不掩饰他们身上的稚气与冒失，心中的伤痛与压力，细腻刻画出他们在危难和险境中坚强地成长。

以王传圣为原型的指导员万长青是小说中着墨最多的核心人物。在抗联的建制里，连长和指导员岁数在二十岁左右，他们成为小战士们的主心骨。万长青率领着少年连历经千难万险终于在第二年春天找到师部战友，准备与大部队的会合。他的信念气节和指挥才能功不可没，但是他作过比较冲动的决定，为了解救战友，他不顾双方实力对比，深夜突袭鬼子……

何方告诉记者，小说的人物群像中，他最喜爱的是刘景福和豆包。刘景福曾经与曹德亮亮当机枪手。战友牺牲后，他的话语让人动容——“谁都知道，机枪手容易死，我和你抢就是不想让你早死……”他心中对女战友金贞玉有好感，但只是暗中关注对方，在她遭遇危险时，他救助她踏上安全之路，而自己走上了险途。当他坠落悬崖摔断双腿后，他醒来的第一件事是找到自己的机枪，然后是想寻找部队。豆包是个爱琢磨的孩子，他干活儿懂门道，砌灶搭炕都到位，他的理想是抗战胜利后，要当一名火车司机。他想除掉叛徒王大川，为少年连杜绝后患，他独自下山行动，而后英勇牺牲。

还原真实的历史场景，塑造个性鲜明的少年群像很不容易，最让何方感慨不已的就是抗联战士的英勇顽强和坚贞不屈。他在严寒中宁可冻掉手脚和耳朵，也要和日寇拼命。何方动情地说：“先烈的民族精神激励着我，我一定要写出抗联少年战士不服输的精神，让他们热血刚毅的少年形象活在我们的记忆里。他们虽然还是孩子，而他们是民族复兴的希望。”

《玩偶之家2：娜拉归来》明起登陆中国大戏院

不是妻子和母亲，娜拉还能是谁

■本报记者 王筱雨

“易卜生145年前的剧本依旧对这个世界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娜拉出走后，留给这个世界一个谜团。”导演周可表示。9月25日—29日，由童子团监制、周可执导，卢靖姗等主演的《玩偶之家2：娜拉归来》将登陆中国大戏院。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尾声，大门“砰”一声，娜拉果断离开。新作则由一阵敲门声拉开序幕，回归后的娜拉是怎样的模样？蜕变后的娜拉对当代的两性关系是否仍有所启示？周可表示续作并不会直接提供一个答案，而是想与观众谈一谈心——如何更好地成为自己。

挪威戏剧大师易卜生在19世纪末写下了他的传世之作《玩偶之家》，向世界展现了一名女性意识觉醒的自由。戛然而止的结尾为各国剧作家提供了自由的创作空间。在众多版本中，娜拉的命运各不相同，走向独立、堕入风尘、跳海自杀、回归家庭……此次上演的《玩偶之家2：娜拉归来》出自美国剧作家卡斯·纳斯之手，原版于2017年在百老汇首演。

作为监制，童子团认为，编剧给予了娜拉真正的人生——归来的娜拉成为了一名畅销书作家，她将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成了一本小说，“它不仅仅在讨论婚姻关系，而是关乎人生中的‘选择’。”

“我们应该谈一谈。”这是丈夫托尔瓦在最后一幕对娜拉说的第一句台词。《玩偶之家2：娜拉归来》的故事一目了然，这并不是一部强情节性的话剧。周可将之称为一部“论坛剧”，娜拉与丈夫、女儿、保姆都将进行不同程度的激烈争辩，触角延伸至不同代际、不同阶层的女性。“作品让观众仿佛置身于辩论场，产生思想的碰撞。”周可对记者表示。母职、妻职、直到女性的自我，这都是作品不想回避、也不愿定义的主题。“我们为观众提供了讨论的可能性，这正是戏剧真正的魅力所在。我们不仅在剧场看一个故事，也可以把思考带回、延续到生活中。”

为“娜拉”选择合适的演员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在这个辩论色彩浓厚的作品里，周可要求演员对人物的价值观百分百地认同，“只有

演员能够把角色的观点化在自己身上，才不会觉得痛苦”。通过电影和综艺，周可看到卢靖姗身上可柔可刚的性格张力。对于卢靖姗来说，《玩偶之家2：娜拉归来》是一个充满吸引力却也让她有些胆怯的作品。首次登上话剧舞台的她几乎演满全场，同时大量台词对于从小说粤语和英语的她也是极大的挑战。

在飞行途中初读剧本，卢靖姗没有控制住自己的眼泪，“当时的我完全认同娜拉所有的选择”。但待到再次深读，已为人母的卢靖姗却有了不一样的滋味。“她是如何做到抛下三个孩子的？”卢靖姗让自己的思维方式尽可能回到娜拉生活的年代，感受她每一个选择背后的思考与平衡。正是有了这样的“拉扯”，卢靖姗真正走进了娜拉。她向记者“剧透”，在出走的前两年，娜拉选择“噤声”生活，不与人交谈也不发出声音。因为娜拉发现，当她尝试着独自生活后，她脑海中的声音来自丈夫、父亲、社会，唯独没有自己的声音。而以这样一种方式，娜拉终于聆听到自己心底的声音，从而完成了真正的独立。



续写易卜生经典作品，话剧《玩偶之家2：娜拉归来》讲述成为畅销书作家的娜拉回到曾经的家中，与丈夫办理离婚手续过程中发生的一系列辩论。（演出方供图）